

A woman's face is depicted in a soft, artistic style with a blue and green color palette. The face is slightly tilted, and the lighting is ethereal, with some vertical streaks of light across it. The background is a mix of blue and green with some red and yellow accents.

爱有阴差阳错，性有红杏出墙。

爱有刻骨铭心，性有大彻大悟。

性 悟

邹志安 著

性 悟

邹志安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性 悟

邹志安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875 印张 176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4-03542-4/I·816

定 价:6.80 元

鬼魅无形 深情有情

——邹志安《爱情探索系列长篇》序

陈忠实

早就想写一点有关志安的文字，从他离开当代文坛的时候就产生过这个念头，直到他周年已过，我依然未提起笔来。我后来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情感的脆弱，畏惧因而无力触动情感世界里的那一潭水。我推着未写，实际是一种逃避。这种逃避痛苦的情况已不是头一次发生，6年前，我的尊师挚友蒙万夫刚交50猝然谢世，那时志安还写过一篇心情沉痛而又激越的悼文，而我却是一周年后才写了一篇回忆与蒙交谊的文章。路遥逝去后，我除了在告别仪式上那篇极简短的悼词，后来也未再写什么文章，其实有许多往事至今依然难以忘怀。志安的死亡更加深了我的心理畏怯，以至那情感脆弱到不堪一击了。

我已经不再单纯把疾病看作是病魔，无论是蒙万夫先生的心肌梗塞，无论是路遥的肝硬化腹水，抑或是志安的肺癌，不单是病魔，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专门谋杀天才的阴毒的鬼魅。鬼魅无形，残害天才和善良却绝不放手松口。然而我终于获得了掀动那一潭情感水波的勇气，这就是陕西人民出版社要出版六本志安的以爱情为系列的探索性长篇小说，并要我作序。我欣然应诺，连自己适宜不适宜作这个序都不顾及了，这勇气显然不单是来自于个人情感，而

是来自于读者。读者在作家邹志安去世后所引发的巨大的社会同情，《文学报》发起的募捐活动响应者二千余人，作家和文化团体猩猩惜猩猩且不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募捐者几乎包括了社会分工中的所有职业者，尤其是那些退休干部工人和中小学生。我曾经在接过《文学报》主编酆国义先生送交的捐助者名单时心里一沉：鬼魅无形，读者有情。

去年以来，邹志安有三部长篇小说遗稿在他谢世后陆续出版，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和热情，书的销量可观。欣慰的同时我也惊讶不已，我清楚这三部长篇是进入九十年代的新作，陕西人民出版社这次重新出版的六部爱情探索系列长篇均为八十年代后几年的作品，此前他曾写过二百多篇短篇小说和十几部中篇小说，且不说文字数量究竟有几百万，单是9部长篇的数量起码在陕西当代中青年作家中是遥遥领先于所有生者和死者的。所有这些创造性劳动成果全部是在新时期以来的十三、四年间完成的，是在他32—46岁这个黄金般的年龄区段里创造出来的，我惊讶一个人竟有如此巨大的艺术创造能量，也钦佩他如此巨大的创造热情，智慧和天才且不论它。

在我看来，作家的全部创造理想和生存欲望，概莫能大于读者对其作品的理解和接受，作家从事创作劳动的全部意义或者悲剧都在这里。这里就触及到对创作这项劳动的缘由的理解，不过是作家艺术家把自己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生活体验进行到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所形成的各个迥异的独特体验渲泄出来，凝成一部小说一首诗歌一韵戏剧

一幅绘画一曲交响乐，以期与读者或观者听者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文学和艺术作品不过是实现两颗心灵交流沟通的媒体。文学艺术沟通古人和当代人，沟通各种肤色各种语系的人，沟通心灵，这才是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痴情矢志九死不悔以至不惜生命而进行创造活动的全部缘由。这样，我才能更贴近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和柳青创作《创业史》的本体实质；这样，我也才能更贴近邹志安十数年间创造出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两次获得全国大奖的本质性内容。

又有谁能理解，进行着如此巨大劳动的志安，是嚼着酸菜喝着包谷糝子进行这样沉重的劳作的呢？

我和志安大约是先后一年为妻儿转办了城市户口，因为我在西安郊区办事较方便，户口虽进城了我依然住在乡下，图得个耳根清静。志安妻小户籍转入城市随即举家由礼泉老家搬到西安。他搬来老母妻子儿女和侄儿的同时也搬来了酸菜缸。乡村人淹制酸菜的粗瓷大缸便堂而皇之搬进省作家协会的家属楼。这个时候初获经济改革实惠的城市居民悄然兴起了新“五大件”取代旧“五小件”的革命。然而作家邹志安此时还不能废弃或淘汰酸菜缸。凭他不足百元的工资，低微的稿酬，要维持一个六口之家和接济残疾弟弟两口的生活，就只能继续乡村农民包谷糝子就酸菜的水平。鲁迅先生说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志安吃的是西北人用萝卜缨子红苕叶子淹制的酸黄菜，挤着大量的奶。

即使这样，在他身患绝症的1992年春天，他依然应

《文学报》和《陕西日报》联合征文写下了那篇《不悔》的短文。那时候，中国文坛正七嘴八舌讨论“文人下海”的新兴话题，原因是商潮滚滚的现实使文人们感到了生存危机和某些心理上的不平衡不自在。那时候，陕西文坛与志安先后起步的作家哥们弟兄们，对他不幸被无形的鬼魅擒获而扼腕长叹，动心的叹惋里也包含着善良的抱怨，抱怨他写得太急太猛太不注意劳逸适度了。我也在第一次去医院看他时这样抱怨过。当我读到短文《不悔》时便哑然，那种痴情于文学的专注和强悍的精神，使我的心受到强烈的震撼。那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更高境界里的独立理解，孑孑然绝不混同某些庸俗和市侩的患得患失斤斤争逐。这个《不悔》支撑着他原本并不雄健现在已经开始憔悴的身体，而那躯体里依然灌注着某种魔力，我看得出来还是文学这个魔鬼。他要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渲泄出来展示出来，把他体验到的这个世界里的全部美好和卑鄙、欢乐与痛苦，崇高与龌龊、鲜花与蛆击，展示给他热切关注着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与他们交流和沟通。

在生与死的阴阳交界处，他沉静如铁地宣布：

不悔！

庸俗的我还能再抱怨他什么呢！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便变幻着志安的种种眼神，有激烈辩论的生气逼人的灼灼之光，有慷慨陈述艺术主张时的睿智，有沉醉忘情于乡野逸闻笑话的顽皮，有摘点小动作捉弄某个可笑角色的诡谲，有倾心谈叙心事情曲儿的忧伤。然而留给我最难磨灭的却是两种眼神。大约是他写这几部

爱情系列长篇那几年间，记得某天早晨我从乡下蛰居处回到作协大院，在门房取信时见到志安，两只布满红丝的眼睛像是传染了红眼病，我问他是否感染了，他摇头坦然地笑笑说没有。我便肯定他是夜里熬得太久了。我知道他的写作习惯，常是夜里三点钟爬起来写东西，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干活，一直写到次日上午。几次出外开会同住一室，天亮时我就睁眼看见他扶案疾书的背影。那时候他的爱情探索系列大约正写到欢处，一本又一本抛出来，熬红眼睛似乎已习以为常毫不在意。

难以忘却的第二种眼神一想起来就令我凄凉。在他垂危之际我去看他，把我们能想到的让他揪心的四件事一一明确告诉他，让他放心。他已处于半昏厥状态，一阵清醒一阵昏迷，口腔已不能发出一丝声音，判断他清醒或昏迷的标志便是他的眼神。那眼神已经失去光泽而笼罩着一片昏暗，当着黑色的眼球基本可以固定在眼眶中央时，他是清醒的，我便抓住短暂的机会说出关于对他老母亲的生活安排，他便点一下头。当那黑色眼球翻转上去隐没起来时，我说的事就毫无反应，他又昏厥了。他已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步，微弱到连眼球都不能自控了。四件关于老人妻子儿女等生活工作安排的事间断了几次等待了好久好久才交待完毕，也包括我的几次哽咽说不出话而耽误了他清醒转来时的机会。

垂死者留下的凄凉是我的。

生的欲望直到垂死的最后一刻依然在那眼神中忽游闪现，并因其不可逃躲最后的破灭而更显得凄楚动人，那是

一种不息的强烈创造欲望破灭时的依然顽强的信念：不悔！

文学这个魔鬼啊！

我不想再多回忆几十年来的相识和相交，可资回忆的往事太多了。七十年代初，我们几乎同时在陕西地方文学杂志上发表因释“阶级斗争”的小说处女作，我们共同欢呼中国文学艺术的春天的到来，我们又是几乎同时进入陕西作协专业作家的队列，我们无数次一起去参加种种文学集会且同居一室。我们友谊甚笃也免不了争执，我们互相信赖也发生过猜忌，然而终究都化解冰释了。在他逝后一年，他生前的一位好朋友赵润民找到我，说志安病危时他去看他，志安向他说了几句关于我的话。赵润民刚说了一句我便潸然泪下，并制止他再继续说下去。这样的话听一句就够我受用一辈子了，多听一句就觉得心灵承载不起。赵润民说他想看到我写志安的悼念文章。越是这样，我越发不敢触及到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一泓情感的潮水。我又想了，写了又能如何？不过是给活人看的，对于失去至亲也失去精神和生活依托的老人妻子儿女来说，现在最需要最难得的自然是生计问题。为了不能忘怀的那两种眼光，我是想尽到一个同志同行朋友的心意去做一些事。

往事如烟，如潮，如泪，如血。这篇序文显然不是我倾泄那种交织着血雾泪潮的地方，依然潜存心底。但有一件事却忍不住要写。我的母亲陪女儿念书先我住进城市，母亲住不惯是可以理解的。她和邹志安母亲在同一条巷道里也不知怎么就认识了，彼此谁也不知道她们的儿子是交谊可以的朋友。她们是在视对方肯定来自乡下可以说话时自

然认识的，因为她们两位老人的穿戴包括说话的神气和走路的姿式都保存着乡村风姿，与那些城市老太太在一切方面都迥然各异，像动物可以嗅到同类的气味一样互相靠近而结伙成帮了。她们成了朋友并开始频繁的互访活动，她操着礼泉口语，我母亲则是灞桥土著，些小的方言差异不能构成阻碍。有一次，我发现案上有一包包谷糝，母亲说是“志安妈拿来的，今年的新包谷糝。”我大为感动，一包包谷糝竟然令我动情。

志安去后，我多次去其家看那位老人，每一次都向她发出邀请，请他到我们家去和我母亲聊天拉闲话，用意是不言自明的，而且说明我母亲因高血压腿脚不灵了，况且我的楼层低。这位老人一次也未登过我的家门。去年中秋节时我又发出邀请，不料老人家哭出声说：“我想去哩我想去哩我咋不想去吗！我去看见你跟你妈在一搭，就想起我娃。我娃这阵儿在那达哩……”我听了几乎心肝碎裂，一句话也说不出。

作为志安的朋友，我虔诚地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你们为志安终其一生而不悔的事业的血泪结晶提供了重新走向读者的机会，这些作品我已无意评说，让他们走向广阔的心理空间吧；作为志安生活体验生命体验艺术体验的一次排炮般的展示，相信会沟通无以数计的男女的心灵。这样，我在面对他的眼神和那位老妈妈的眼睛时，自觉可以能够既不虚伪于艺术也不虚伪于人生。

1994.3.14 草于小寨

3.15 改写于西安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撼人心肺的情爱启示录。

苗条、丰满、楚楚动人的少妇杨莲莲，能从异性渴望的目光中感觉到自己的迷人的丰韵。然而，她在刚刚尝到了爱与被爱的蜜果之际，丈夫倒在了辛勤劳作的土地上而永离人间。很快，她被人介绍与一个生活贫困、长相丑陋、多年打光棍，但却能写剧本，并视戏如命的曹林结为夫妻。她的年轻、漂亮、温柔、善解人意以及理家本领，使曹林享受到了一个女性全部的柔情与体贴。这时，以玩弄女性而闻名的村委会主任曹利娃为了达到占有杨莲莲肉体的目的，百般引诱、挑逗却总不能占到一点便宜。在一天晚上村里演戏的时候，趁机翻墙溜进了杨莲莲的房间强行施淫，杨莲莲奋力反抗，正在扭扯中，曹林母子破门而入“捉奸”，杨莲莲有口难辩，曹母一口咬定是媳妇淫荡，勾引别的男人，放走了奸夫。曹林也在母亲的煽动下打了妻子，杨莲莲带着撕肝裂肺的创伤离开了曹家。县上一个叫陈可春的人，为了振兴地方戏而办了一个戏剧人才培训班，招聘工作人员。她便抱着一线希望去应聘，以她对振兴戏曲的独到见解和出众容貌而当即被陈可春录用。很快，二人双双坠入情网……

然而，陈可春在见到自己年青时代的恋人，现在做了县委副书记老婆的何文玉之后背叛了杨莲莲。何文玉多年养

尊处优，刻意保养，年虽不轻，但丰韵犹存，性欲旺盛。她以她那性感的肉体和权势的光环，使陈可春与她长期通奸，纵淫纵欲，显露出丑恶的面目。而可怜的杨莲莲，又面临着一次痛苦的抉择……

知道自己长得漂亮，从小就知道。漂亮的人不需要照镜子，周围那些男人——尤其是已婚的那些男人的贪婪的目光就是最明亮的镜子——那目光，首先抚弄你的眼睛、脸蛋和脖颈，然后便是胸部、腰肢和手脚。高中时的语文老师第一次看见她时就情不自禁地赞美说：“婷婷玉立！”虽然那老师的目光并没有贪馋，但她的脸不由得发烧了。按照她当时的理解，“婷婷玉立”一定是指一个女子个子又高腰又细……因为她自己就是这样。但她自己并不很白，又何以为玉呢？班里倒有一个脸白得像玉石一样的女子，老师怎么没有称赞她是“婷婷玉立”呢？——老师所赞美的显然是神韵。那么她的神韵就是极好的了？——她不知道。也从来不注意这个。那时候，所注重的是学业，是想要考上大学，想将来在社会上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位置。而在心灵的锻造上，想要使自己变得崇高与美好——崇高与美好是一种自我的感觉与约束；尤其是在一切都变得混乱，失去了公认的或者是法定的标准的时候，崇高与美好其实就

是一种道义与良心的感觉与约束……而漂亮，从来都没有成为自己认可了的资本，知道那是与生俱来的，应该感谢父母；因而从来都不去想，好像那是身外之物，随随便便不当回事——所以她常常反而显得潇洒。长发。有时候甩一下长发，飞快地扫视一眼，挎着书包，一双长腿大踏步地走路……显然在前方，世界等待她的全都是优雅和谐，幸福美好……

然而她，杨莲莲，父亲很早就去世，母亲多病，没有兄弟姐妹，连续两年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和同样没有考上大学的她所爱的同学结婚，婚后一年那人心脏病猝发死在责任田里，又过了一年死了母亲……啊，杨莲莲！她不是“婷婷玉立”，而是“形影相吊，茕茕孑立”了！

学生时代的生活尽管也充满了苦难，但那生活总给人以充实感、向上的刺激和兴奋感，因而那苦难回忆起来也就都成了一种享受了。而突然间，生活把它的无情的一面向人展示，使人感觉到了虚无，感觉到了恐慌与无可信托……那和她相亲相爱的人，朝夕相处的人，仰面朝天倒在玉米地里，阳光从玉米的叶缝里筛下来在他苍白的脸上摇曳闪耀，漫地而来的浑黄的流水已经浸到他的脚，邻近浇地的人扛着锨乱喊乱叫赤脚溅起水花并碰坏了玉米秆……那个时候世界就在杨莲莲面前打碎了一次，只留下那苍白的脸和摇曳的阳光……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这就是真的——人怎么可以失去拥抱过自己的人？——迷幻的无力的感觉一直持续了那么久，直到再失去了一次，失去了自己的老母，失去了童年的记忆，失去了自己的来源，就觉得自己

的存在也都没有意义了！阳光、流水和田野，茶与饭，都是没有意义的，与自己无关的，一个人裹在被子里喘息。

安慰，安慰，还是安慰！可是安慰能给我什么呢？安慰能弥补我失去的东西么？生活里的那些忙乱与欢笑又是在召唤谁个呢？世界生我干什么？我又能干什么？——我不如也早早地去了吧！……可是那忙乱与欢笑，不断刺激着麻木的神经；二十多年那锻造陶冶心灵的健康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呼唤：你是一个人，而人生的世界总是充满了苦难，你应该站起来、活下去！你还要出力，要争取活得很好，为什么要早早就认输呢？早早地认输，说明你的无能，那么你比谁差了呢？

那股活力，使杨莲莲双腿颤抖着站起，凝目注视这个苦难的世界：这世界虽然不可预测，人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只像汪洋大海中或沉或浮的一滴水，但人却可以把握自己，尽力升华与闪耀。

杨莲莲站起来后第一次所闪耀的，是两颗晶莹的泪珠。

二

有一个媒婆告诉杨莲莲：附近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小伙子是那么样的好，那么样的有文化、有才学，那么样的聪明和品德高尚，那么样的有鼻子有眼睛，并且是那么样的忠实可靠，又那么样的富有……

媒婆，可以无中生有，可以把任何不可能的都撮合成

可能的。媒婆，除了自己吃嘴和在生活中寻找愉悦，还给世界创造了繁荣。

三

……开始感觉到了那心底里涌动的热浪，——不可以自己欺骗自己，那热浪确实在涌动。细细的、暖融融的……理智说：这种涌动是可鄙的，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抛开了悲哀？那失去了双重的爱的悲哀？……但那热浪的涌动不由自主，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而且居然化成了一个新的理智的声音，说：你怎么可以永无止境地浸沉在悲哀中？你记着那些爱，让那些爱变成你的回忆的一部分。你需要往前走，而不是永远停留在这一部分。生生不息才是这个世界的本义……这理智的声音连同时间的推移，使那涌动变得愈来愈强烈——需要爱，也需要把爱给别人，需要中年和晚年，也需要孩子……

目光，从模糊的泪水中，从虚无中，从自责的羞怯中穿过，突然发觉这个世界还依然明亮，还留给她许多位置……

四

媒婆给杨莲莲介绍的小伙子叫曹林。媒婆并不认识曹

林，她是从曹林村那个说媒的老汉曹三那儿听到的。

那一天，媒婆与曹三会晤，交换婚姻情报——他们每个人手头都掌握一批未婚男女的资料，一个说到曹林，一个说到杨莲莲；于是各自都像有神鬼在心里提示，都说：

“就把这两个人想办法给拴到一起吧！”

都是高中程度，一个结过婚但人长得风流，一个人长得不行但没有结过婚，又会写戏，谁不笑谁。

假使他们把这件事说成了，就给人世间又办了一件好事。而据说办过七七四十九件好事的人，死的时候就毫无痛苦，就会有许多小鬼吹吹打打、抬抬抱抱地把灵魂请进地府——而十殿阎罗、判官文书、大鬼小鬼及其子孙们有许多鳏男寡女待聚待嫁，也亟需有人说合。

为了办成这件好事，就必须要说许多假话把双方迷住

.....

五

曹林不才，但他有一个固执而巧妙的头脑，能够构思许多热闹的现代小戏。他那么爱戏，生活在他的眼里就是无数的戏剧情节。他写了不少的戏，还发表了一两个，又演出了不少。他决心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还有他的几个戏长留在人间。为了这个他将来不可能看见的目的，他什么都能不顾惜——责任田长荒了，管它呢！只要粮食够吃就行；没有钱用，管它呢！柴二斗粮食就行；老娘骂人，